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九子攝頌曰

寺外不為懺　獨不令剃髮　不賃尼寺屋

執等不揩身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尼詣苾芻處從其受學尼有過失訶責令去便往寺中委胷而卧其親教師見而問曰何因委卧荅言阿遮利耶見責於我知欲如何師言少女更何所作彼軌範師令法住故訶責於汝宜應速去從乞歡喜荅曰善哉我往請謝向逝多林房中不見遂即求覓見在寺外隨處經行便就礼足彼不為受棄之而去諸男女見謂欲染纏心告其尼曰我知聖者懺謝之意彼不受者可來相就仁有所須我當為覓尼懷羞耻黙然歸寺尼告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不受尼懺致使耽欲昏迷男女起惡分別告諸苾芻苾芻尼不應寺外從苾芻乞歡喜苾芻應受懺謝不得棄去若不依者俱得越

惠均

法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令剃髮人淨除
其髮尼見少年心生欲染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尼心常躁動若
不繫心恒被誑惑女人之性欲心猛
利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獨令他人
剃髮若剃髮時應令一尼近邊而坐
其剃髮人若生欲念現異相者彼尼
報言賢首當知女身骨肉假成虛妄
不實於苾芻尼勿生異念招地獄苦
若苾芻尼作邪思者應言小妹汝已
捨家棄俗緣務汝當憶念於二衆中
受近圓時作何要擔如世尊說諸欲
染者少味多過汝今宜可棄捨惡念
存出家心如是說者善若不告者伴
尼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勸一
長者為造尼寺有多尼衆於此居停
後於異時五百商估人從南方來向
室羅伐欲求停處而不能得即於街
衢權且停息日將欲暮天復降雨各
懷憂愁掌頰而住時吐羅尼見而問
曰賢首天旣降雨何不急取所將貨

物覓停寄處荅言聖者我等客人遍
求停止今此城人不存仁義房不肯
賃知欲如何尼曰諸子夜臥侵星天
今降雨何故不言多與價直若不取
舉所有財貨悉皆損壞誰當肯取
荅言聖者觀此人情難為籌度縱與
倍直亦不容受是我惡業知欲何言
忍至天明方可移覓尼曰諸子必能
倍與可入寺中荅言善哉如聖者言
即移入寺時吐羅尼亦入寺內所居
尼衆悉皆駈出賃與商人諸尼散出
泥雨夜黑散向餘寺衣服溼徹既至
寺已彼尼問言姊妹何故夜深衝雨
而至皆即廣陳上事諸少欲尼聞如
是語各共譏嫌云何苾芻尼施主造
寺駈尼令出賃與俗人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以寺賃與俗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男子
洗處遂入其中以軓指身而為洗浴
諸男子見便起欲心共相議曰看此
禿尼學我洗浴因生譏笑以緣白佛
佛言不應於此婬欲乱心愚暗人中
指身洗浴苾芻尼軓指身者得越法罪

惠均

第七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以骨及石 若木或拳指 唯用手摩身
餘物皆不合

緣處同前佛不許尼執揩身者尼便以骨以石以木及拳而揩身體還同前過佛言應用手指除手已外用餘物揩身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摠攝頌曰

除塔懺門前 被差不應畜 不共女由婦
寫藥三衣虵

第八門第一子攝頌曰

除塔損波離 僧制不應越 尼无難聽入
教誡等隨時

緣處同前時本勝苾芻身亡之後焚燒既畢十二衆尼取其餘骨於廣博處造窣覩波以妙繒綵幢蓋花鬘置於塔上栴檀香水而為供養又差二尼能讚唄者於日日中常持土屑及以淨水若見餘處客苾芻來便與土水令洗手足授以香花引前唄讚旋遶其塔後於異時有一羅漢苾芻名劫畢德與五百門徒遊行人間至室羅伐路在塔邊若阿羅漢不觀察時

不知前事遥見彼塔作如是念誰復
於此新造如来爪髮之塔我行礼敬
即便往就時彼二尼見其至已與土
及水令洗手足授與香花讚唄前行
引五百人旋繞其塔礼已而去去塔
不遠尊者鄔波離於一樹下宴坐而
住見而問曰具壽劫畢德應可觀察
礼誰塔耶便作是念具壽鄔波離何
故令我存念觀誰塔耶即便觀察見
其塔内有本勝苾芻骸骨由彼尚有
瞋習氣故便生不忍却迴報言具壽
鄔波離仁住於此佛法苑生捨而不
問鄔波離聞黙然不對時阿羅漢告
諸門徒曰具壽汝等若能敬愛大師
教法者宜可共往於墼聚處人持一
墼毀破其塔時衆門徒既奉師教各
取一墼於少時間悉皆毀壞二苾芻
尼見是事已失聲啼哭速往告彼諸
餘尼衆時十二衆尼及餘未離欲尼
既聞毀塔高聲大哭今日我兄始為
命過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便問二尼
小妹誰向彼説荅言大姉彼是客僧
無由得知尊者鄔波離不遠而住向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五張　禮

客人說時吐羅難陁尼報言小妹我
纔聞說即知是彼先剃髮人有斯悪
行雖復出俗本性不移宜可苦治令
其失壊如世尊說壊徒衆者衆不應
留我今宜去豈得捨之發大瞋恚便
持利刀鐵錐木鑽往尊者所欲斷其
命時鄔波離遥見諸尼疾疾而来便作
是念觀此諸尼形勢怱速必有異意欲
害於我宜可觀察即便入定觀見諸
尼各懐瞋恚欲来相害于時尊者情
生怱速不以神力加被大衣便即斂
心入滅盡定諸尼既至以刀乱斫鐵
錐木鑽遍體鑱剌尒時尊者由定力
故更无喘息與死不殊諸尼議曰我
等巳殺悪行惡家報讎既了宜可歸
寺作此語巳捨之而去時具壽鄔波
離從定而出見衣損壊即還住處諸
苾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如此荅言具
壽諸苾芻尼幾殺於我問言何故尊
者即便具陳上事諸少欲苾芻既聞
斯説咸共譏嫌共相議曰大德當知
若苾芻尼於苾芻處設有瞋恨但應
不礼恭敬問訊豈合造次手執利刀

鐵錐木鑽往殺具壽鄔波離幾將斷
命何有斯理一人告曰諸大德此事
已去不可更追從今已往欲何所作
荅曰此欲如何宜行白佛又曰何須
白佛且立條章勿使諸尼來入逝多
林內諸人既共作明制已諸尼既聞
悉皆不入不生恭敬時大世主常法
如是於日日中來礼佛足方隨意去
彼入寺時苾芻告曰喬荅弥衆僧立
制不許尼入寺中遮不聽入荅言聖
者我豈同彼作大過失報曰衆僧作
制我欲如何尼即却迴還其住處尒
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陁曰豈大世
主身有病耶荅言无病若尒何故不
來時阿難陁以事白佛佛言阿難陁
是諸苾芻擅作斯制然諸苾芻尼繫
屬苾芻若不入寺不生恭敬從今已
去諸苾芻尼若入僧寺應須白知守
門苾芻方可得入亦復不應教誡於
尼如世尊說白知方入不為教授者
諸尼不知云何為白佛言尼入寺時
當如是白聖者當觀我欲入寺守門
苾芻應問尼言姊妹汝不懷障難持

刀錐者聽入若不白知入僧寺者得
越法罪苾芻見尼入寺不問亦同前
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教誡諸苾芻
尼者時六衆苾芻教誡不息佛言若
苾芻尼有過苾芻僧伽未與歡喜輒
為教誡得越法罪如教誡法長淨隨
意亦皆准此

第八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懺不應輕　隨意不長淨　更互當叔謝
尼衆坐應知

緣處同前時有一尼就苾芻受業因
不可意訶責令去旣至寺中師問令
懺至房請謝廣說如前是時苾芻見
来礼懺以脚蹋頭棄之而去尼即默
然還歸寺內諸尼見問小妹從軌範
師已叔謝訖荅曰莫更逢見如是之
師問言何故即以事具荅諸尼聞已
皆共譏嫌姉妹當觀輕蔑女人乞歡
喜時而不為受又復以脚蹋頭而去
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衆等
正合譏嫌從今已去尼来懺時不應
蹋頭棄之而去如是作者得越法罪
尼被責時不應造次即求懺謝然須

惠均

惠均

次第方求懺摩彼皆不知如何次第
應可先遣苾芻若苾芻尼鄔波索迦
鄔波斯迦至其師處善為方便令彼
心喜方為懺謝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當於三處謂見
聞疑為隨意事苾芻夏罷作隨意了
復為長淨有苾芻曰我觀長淨及以
隨意皆為清淨故知長淨即是隨意
或有說云隨意長淨二事各別白佛
佛言二事雖殊皆為清淨是故當知
作隨意已無勞長淨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先有瑕隙情生
不忍共相覓過於隨意時在大衆中
更相憶念乎為詰責於戒見儀命各
說犯科于時所有得意知識及以
二師諸同學等各為朋扇因此鬪覓
大破僧伽別生異見有處中人共相
遮止告言諸具壽勿為鬪諍住出家
心如世尊說若於其處有諸苾芻共
為鬪諍各相論說忿競而住者我於
其處尚不樂聞況當往彼事若銷停
我即當往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
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無貪

善根无瞋善根無癡善根云何多作
三法所謂多作貪不善根瞋不善根
癡不善根彼諸苾芻即便忿競共為
鬪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若彼苾芻
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
所謂棄捨貪瞋癡三不善根云何多
作三法所謂多作无貪瞋癡三種善
根此諸苾芻即不忿競共為鬪諍更
相論說懷恨而住是故汝等苾芻當
捨惡法修行善事時諸苾芻鬪諍不
息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具壽勿
為鬪諍住出家心彼諸苾芻懷瞋不
歇更相鬪諍諸俗旅見共生譏恥此
禿沙門作隨意時無出家心常懷鬪
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諸苾芻長者
婆羅門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若苾芻
知苾芻有瑕隙者不應一處共為隨
意先須懺謝方可共為時諸苾芻作
隨意日而為懺謝更增忿競心不能
捨佛言作隨意日不應懺謝七八日
前宜須預懺如世尊說七八日前宜
預懺者時諸苾芻皆共懺謝佛言一
切苾芻不應為懺於有瑕隙情相違

者而為懺謝共乞歡喜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五年應作頂髻
大會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各諍勝
上作無遮大會二部僧伽悉皆雲集
如世尊說各依夏次而坐是時諸尼
依夏坐時便大喧鬧佛言女人性貪
於大會時應二三四依次而坐自餘
諸尼於相知處隨情而坐
第八門第三子攝頌曰
門前不長淨 當須老二尼 若至長淨時
老人待尼白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羯磨別尼
羯磨別除共羯磨者時長淨日諸苾
芻尼悉皆來至逝多林所而為長淨
苾芻與尼於大門首共為長淨諸長
者婆羅門等見其喧鬧皆来共觀
彼立而住佛問是已告諸苾芻勿於
門首而為長淨時諸苾芻即與尼衆
寺內長淨因共聚集多為言話以緣
白佛佛言由是苾芻不應與尼於其
寺中而為長淨諸尼不知還來寺內
佛言尼来半路苾芻往彼共為長淨
時諸苾芻奉教而作時有婆羅門長

惠均

者在道遊行中路過見苾芻與尼而
為長淨遂生異念起邪分別共相譏
曰此禿沙門男與禿沙門女談說何
事一人謂曰且觀此意況更何所論
我等在家私說言語尼曾默聽於此
空處向苾芻說苾芻聞已向王家說
王於我等所有科罰皆是禿男禿女
而為讒構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半路
而為長淨於長淨日當差二尼半月
半月往至僧中告其清淨請教授事
諸尼遂遣無勢力者往至僧中不肯
申說清淨之事佛言應遣能者二人
難得佛言一人有力得往僧中彼難
至寺見佛及僧大眾威重欲向何人
而告清淨即尒還來是時尼眾不為
長淨白佛佛言應差一人尼來白者
眾雖差一尼復不知還同前過佛言
被差苾芻應在門下彼來當白先受
白已當告僧伽僧伽即應以白二法
差教授人
第八門第四子攝頌曰
被差不避去　當問教師名　著帽為鉢囊
結鑷尼不合

緣處同前佛言苾芻老人待尼告淨
者雖在門首尼来到時報言莫近我
莫觸我即便走去尼待不得還本寺
中因此尼衆不得長淨苾芻白佛佛
言被老苾芻不應走去當須為受作
如是語姊妹當坐莫近觸我可告清
淨若不為受即走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應可老人住在門所待尼
教授者被老之人遲至門首時有露
形通披毛毯於其門下觀生死輪尼
見作念我應就彼告其清淨即便礼
足合掌蹲踞白言聖者存念彼即默
念我今且觀彼禿沙門女說何言語
王園寺尼故遣我来請問頂礼逝多
林中聖衆足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
氣力勝常安樂行不褒灑陁日苾芻
尼衆並告清淨外道聞已不識其言
默尒而住尼便教曰聖者應言可尒
彼聞不解佯作唵聲點頭而去時此
二尼即還本寺其教授尼人後至門
所暫時相待見无尼至還向房中若
說戒者作單白已其授事人白大衆
曰誰將尼衆告淨事来衆中無人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三卷　第十三張　禮

言是我衆皆念曰豈非尼衆不来告
淨更不違人問其来不上座誦或作
褒灑陁了後說或時告清淨尼復来
門首不見有人還歸本寺苾芻尼衆
長淨不成明日諸尼悉来僧所問言
聖衆何故不受苾芻尼衆告清淨耶
諸苾芻曰姊妹前長淨日老何尼来
為告清淨先時二尼即前荅曰是我
等来至於門首當見如是形儀聖者
觀生死輪我即於彼告清淨已遂還
本寺苾芻聞說彼人形儀對說清淨
即知是彼露形外道共相議曰此苾
芻尼於外道邊告清淨事以緣白佛
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尼来告清淨不
問教授人名有斯過失告諸苾芻二
尼无犯從今已去若苾芻尼来告清
淨應問教授苾芻名字問言聖者名
字云何如其不問告清淨者得越法
罪如世尊說尼告淨時須問名者尼来
告時先相識者亦問名字佛言相識
苾芻不勞更問
緣處同前時大世主喬荅彌身嬰病
苦尼来看問聖者何故不出房耶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十四張 禮

惠均

應均

言少女我身有疾問曰先持何物病即消除荅言我在俗時頭上著帽若如是者今何不持荅曰我今出家世尊不許去何得持白佛佛言屋在寺中應持頂帽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巡行告乞入一家中告言我乞主人報曰無物當去此人出時大世主入從其乞食彼作是念此亦不與為獨我耶欲求瑕隙佇立不去主人念曰幸蒙佛母来入我家即疾敷牀命之令坐接敘言笑取上飲食滿鉢持奉婆羅門見嫉妬心生便告尼曰我覲鉢中得何美味其尼示鉢即便唾中大世主曰子今何故汙鉢中食汝若索者我當施與時婆羅門默然不對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女人之性少有威德令彼愚人作惡業已多招苦報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去尼乞食時應持鉢絡掩蓋而去諸尼不解鉢絡云何佛言應作方尺布依提上兩角置鉢在中角施短襻將行乞食得遮塵土復易擎持神州比来无此鉢鉢由下尖角鉢不

動搖不同平巾動轉流溢作時應取布小尺二尺疊使正方傍邊剪却將作橫擗用時攝理安隱也
緣在室羅伐城東國之人多愛園花
曾於一時城内諸人作大歡會各持
種種上妙飲食及諸音樂共詣芳園
時有一人遣使報妻宜結花鬘令人
急送其人家内有妙花林妻即奉教
入園採取自不解結遂便命召結花
鬘人時屬城中人民歡會諸結鬘者
皆為他作竟求不得情懷憂念夫主
令我結妙花鬘我自不解求人不得
知欲如何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因乞
食入其舍告言少女與我鉢餅報言
聖者且去我今懷憂无人授與尼曰
少女汝有何事彼便具告尼曰汝何
不結荅曰我先不解即問尼曰聖者
解不報言少女我今年邁昔在少時
何事不曉聖者若尒憐愍我故願為
結鬘報言少女若能與我種種飲食
即與汝結荅言我與尼即安鉢一邊
舒脚而坐用意結鬘女人見已嗟其
巧妙情甚歡悅多與鉢食尼詣餘舍
復與結鬘多獲飲食方歸本寺時結
鬘人至其女所告言與花我今為結

悳均

報言汝来何晚花巳結竟將向園中
問言誰結荅曰聖者吐羅難陁彼便
譏耻沙門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
所作生業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
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是故尼衆不
應結鬘作者得越法罪佛制不許尼
結鬘者時屬世尊頂髻大會及五年
六年會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
夫人給孤長者毗舍佉鹿子母仙授
故舊及大名等近士男近士女各求
勝上覺薦香花及以諸方僧尼悉皆
来集甚足花彩少結鬘人時諸信心
覔結花者不可多得遂告諸尼曰我
等今者為供大師頗能相助結花鬘
不諸尼荅曰仁豈不知大師有教不
許諸尼結諸花彩我今云何欲相助
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為三寶
事尼得結鬘諸苾芻尼於大門首或
在廊 下長舒兩脚而結花鬘俗旅
見弄告言聖者皆是結鬘之女而来
出家諸尼羞耻默尒而住苾芻白佛
佛言諸俗人輩稱理譏嫌諸尼不應
於大門首廊下簷前而結花彩作者

得越法罪解結𩣡者當於密處勿使
俗識
第八門第五子攝頌曰
不應畜銅器　變酒令平復　賃房與俗旅
誑惑作醫巫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往銅
器家告言賢首頗能與我作大銅鉢
不荅言聖者是我本業何為不能問
曰欲作大小報言極須大作問言聖
者何用大鉢尼曰負寒物汝不取價
與我作耶與汝好價宜應大作匠者
念曰隨彼大作於我何傷大鉢見了
報言為我更作小者入斯鉢內復更
為作如是漸小乃至七重皆入鉢內
吐羅難陁令求寂女揩拭令淨以五
色線為絡次第盛之有請喚處即令
小尼頂戴將去到已開設在傍安坐
俗旅見問聖者今日開銅器鋪耶荅
言癡人汝豈能知我所須器大者盛
飯次者羹臛次受美團餘安雜味荅
曰若尒更復多須有餘物来无安置
處彼便默尒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
作是念尼畜銅鉢有如是過從今已

去諸尼不得自畜銅鉢若畜者得越
法罪唯除銅匙及安鹽盤子并飲水
銅椀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妻誕一女右眼
通睛將為惡相人無娶者有餘長者
娶妻未久便即命終如是至七時人
号為殺婦長者更問他女欲求為妻
彼便報曰我今豈欲殺此女耶復索
寡婦彼云我豈可自欲殺身旣无妻
室自知家務時有知識来相問曰何
故自營家事豈可不能覓妻室耶荅
曰我是薄福娶妻未久便即終亡如
是更取乃至於七悉皆身死時人号
我名為殺婦報曰何不更求即便如
上具說其事若尒通睛女皃何不索
取報言彼亦不與荅曰我知彼家養
女多時必應嫁娶即便就覓彼見問
曰来何所須荅曰欲求娶女是何女
耶眼通睛者父曰可隨来意宜於某
日共辦婚禮家酒熱壞傍求好者諸
有酒家即皆為辦時吐羅難陁入通
睛家從其乞食家人報曰我辦酒忙
无緣與食尼問其故彼即具告我家

酒壞尼曰何故不令變為好酒荅言
聖者我不曾解仁有方法幸當恵施
尼曰少女我今年邁不復更為昔在
少時何事不解荅言聖者憐愍我故
變酒令好尼言少女願能與我美食
之直令汝酒好荅言多與尼曰可出
酒瓮我為瞻相即便舁出時吐羅尼
上下觀瓮何因酒壞乃知由熱即開
窓牖令持逕沙安其瓮下更取青苔
繞瓮纏裹扇去熱氣因涼冷故酒便
復好所有親族悉皆来集時諸酒家
咸悉偹擬怪不来取令人往問何不
取酒報言我酒變好无勞別取問言
是誰教汝已壞之酒還令好耶報言
聖者吐羅難陁於我有恩能為此事
彼即譏嫌沙門釋女作非法事大何
奪我所作生業苾芻白佛佛言此非
沙門釋女之法理合譏嫌是故諸尼
不應教他變已壞酒作者得吐羅底
也罪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樂為給施身
忽染患漸加困篤自知形命將死不
久所有財物悉皆給施沙門婆羅門

恵均

孤獨乞人善友親族唯有一舍猶未
施他時吐羅難陁苾芻尼聞来至家
中告言長者凡諸女人利養寡薄喜
捨之次分恵少多荅曰聖者来遅我
之財物悉皆施盡唯有此室尼言長
者我本希望舉面而来今遣空還不
稱元意報言聖者唯有此室仁意欲
將我終不惜尼曰若尒我今便受願
除病苦後時長者遂便命過諸親来
集以青黄赤白繒綵靈輿送往屍林
時吐羅難陁苾芻尼聞長者命終疾
疾至彼封閉其室立在一邊時彼親
族焚燒既畢咸悉歸来見舍封閉問
言誰閉尼曰其受施者自来封閉報
言聖者施與何人尼曰施我聖者若
尒且賃與我後酬價直尼曰虛實荅
言實與尼即開門令入時有長者婆
羅門来入其舍聞如是事皆共譏嫌
沙門釋女作斯非法云何將屋賃與
他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
門女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苾芻
尼不應賃舍與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長者好施知欲命終悉皆

捨訖唯有一鋪尼闍来乞事並同前
乃至身亡尼便封閉諸人嫌耻苾芻
白佛佛言若賃鋪者得越法罪恐煩故略
緣處同前吐羅難陁尼入城乞食見
師巫女搖鈴繞家談說凶吉多獲利
物足得資身即便念曰是好方便我
亦為之求得鈴已明旦入城即巡諸
家搖鈴振響為他男女洗沐身形詭
說吉凶妄談来𡊮有病患者天緣皆
差遂使王城之內咸共知聞所有請
祈无不罄竭自餘巫卜人皆不問時
舊醫巫詣諸人處問言有事我為占
相諸人荅曰更不勞汝我有聖師善
閑衆事占相療疾皆悉稱心彼問是
誰荅言聖者吐羅難陁彼聞譏耻作
如是語非法釋女妄為巫卜奪我資
生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作醫巫有
如是過妄為詭說招俗譏嫌告諸苾
芻我今不許尼作醫巫若有作者得
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卷 第十二張 禮

應均